

### 渴望救人于危难

■ 阿旺旦增 西藏 藏族 士兵



如果有可能，将来我愿意捐赠自己的器官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我出生在西藏日喀则，6岁时不幸成了孤儿。幸运的是，乡政府和村中心学校老师帮助我顺利读完了小学和中学，去年底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。

从小我就深切品味到人间的真情和温馨，所以自幼便下定决心，力所能及地多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来回馈一直关心帮助我的人。学生时期参加过家乡的绿化造林和清理河滩垃圾，上中学时一直是学校所属街道的学雷锋小组成员。经历了这些，我发现自己成熟多了。

学生时代，我便一直关注器官捐献以及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报道。一次次为那些志愿捐献者的壮举而感佩，为那些接受器官的康复者而欣喜祝福。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扉页上有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并颇有感触：“死亡并非生命的对立面，而将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永远延续下去。”我觉得，在健康的前提下，人体的一些器官和部位，诸如眼角膜之类，能救人于危难，重新点燃患者生命与生活的希望，对于捐献者而言，无疑是一种高尚的荣誉，不光是一种爱心善举，更是一种生命和爱的延续。

黄自宏整理

### 倡导人们捐献器官

■ 许戈良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立医院院长

中国的器官移植应该说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，到90年代中期，一批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医生掌握了技术，同时器官来源比较容易，器官移植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和大范围运用。大量器官移植手术延续了病人的生命，在数量上居于世界前列。

但器官捐献在中国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，不仅涉及医疗技术、捐献者和接收者的权利与义务，还涉及社会、法律、伦理等诸多问题。目前中国就器官捐献工作开展试点，政府牵头，红十字会主导，与医院等相关方面成立了器官捐献组织，建立了信息网络和信息库，但器官捐献试点效果不是很理想，安徽省目前仅实现两例。

捐献器官属于自愿，不能强迫，更不是买卖。我们医院曾经遇到一例，女儿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，但其养父提出要几万元，最后只好作罢。尽管红十字会根据器官捐献者家庭情况会给予一定经济补助，但不能交易，否则就会出现富人买穷人器官的情况。

倡导人们捐献器官，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努力，加强宣传，科学普及，相关组织要明确就器官捐献所具备的诸如报名登记、捐献见证、缅怀纪念和救助激励等相关职能，建立规范高效的捐献操作体系，建立全国统一的、公平公正的器官分配与共享体系。医疗机构还应建立潜在捐献者信息上报制度，以便及时掌握潜在的捐献者信息。

本报记者 何聪 朱磊 张意轩采访



### 服务应该人性化

■ 周梁 全国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教授



目前，中国的器官移植技术虽然已达到世界水平，但愿意捐献遗体或器官的人还是非常少。我是个医学工作者，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在苦苦等待，对此也很忧心。

其中一个原因主要有两个：一是受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，很多人对于捐出自己的遗体，感情上很难接受；对家属来说，亲人的尸体要被解剖，一时半会儿心理上还无法接受。

二是我们的服务意识也需要改变，需要用人性化的服务来推动器官捐献自愿氛围的形成。3年前，我去台湾一所大学访问，看到人家的器官移植做得很好，有相当一批志愿者登记在册，一旦有人表示愿意捐献器官，院方的后续工作做得很好，会有专人有与捐赠愿望者一直保持联系，告诉他们，如果捐献器官能有多大的贡献，能帮助多少人，捐献之后，还可以举行隆重的有亲属参加的仪式，展示捐赠者的照片和生平事迹，使器官捐献变得很神圣、庄严。此后，还会与家属保持沟通，随时给予慰问。这些人性化的服务，使捐赠者和家属都会感到温馨，受到鼓舞。

因此，器官捐赠虽然是件善事，但我们不能强求所有人都捐献。需要通过人性化的服务，使公众认识到，本来不能再发挥作用的健康器官，包括心脏、肝脏、肾脏和角膜可以让帮助患有严重疾病、危在旦夕的病人，可以让这个器官继续发挥功能，从而使接受捐赠者获得新生。

本报记者 叶晓楠采访

## 您愿意捐献器官吗？



#### 新闻回放

### 捐献信息全国联网

卫生部和红十字会日前举行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透露，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全国器官移植和捐献体系，从3月开始，器官捐献将从之前的19个试点省份扩展到所有省份，器官捐献志愿者的信息将实现全国联网。

自2010年3月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展以来，截至今年2月22日，共实现捐献659例，捐献大器官1804个。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患者。其中，捐献例数在前三甲的省份分别是广东、浙江和湖南。

据悉，目前国内公民间的自愿捐献只占极少的一部分。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是西班牙，平均每百万居民中有34名捐献者，中国内地只有0.03名，两者相差1000倍。

### 换种方式延续生命

■ 哈斯·图力古尔 蒙古族 呼和浩特铁路局二连站蒙语翻译



你愿意捐献器官吗？相信绝大多数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都会一愣。只要是公开场合，多数人都回答愿意，因为都知道这是让生命在他人身上得到延续的好事，是功德无量的行为。

可是你真的愿意吗？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虽然我已为社会做了一些贡献，但总感觉自己对社会的服务还缺点什么，所以希望自己百年后，如果有人需要身体的零件就给他吧，这样做了，至少表明我依然存在。世上烦恼虽多，也比天堂好，活着就是幸福。

我是蒙古族，蒙古族把天称为长生天。蒙古族崇尚自然，对自然对长生天的崇拜不是形式，而是内心深处的民族心理

素质。你知道蒙古族古代的送葬仪式么？整个仪式充满了对自然对天的顶礼膜拜。蒙古族人有两种葬方式，一是天葬，这个不必多说。第二种是土葬，人死之后用勒勒车把特制的装置拉上，人到什么什么地方从车上掉下来就埋到什么地方，因为蒙古人相信这是上天和自然的安排。

器官捐献难有很多原因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理不平衡，因为捐献器官再移植时医疗部门会收取高昂的费用。而我不考虑这些了，因为我总是爱把人往好处想。虽然有不和谐的节拍，但最终扰乱不了自然的和谐。还是多做自己想做的，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事吧。

本报记者 贺勇采访

### 百年之后捐器官

■ 何红枫 吉林省九台市园林处退休干部



目前我国每年有150万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拯救生命，但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还不足1%。我认为，器官捐献是一项造福社会、荫及后人的善举。我个人不仅赞成器官捐献，而且百年之后也准备捐献器官，为他人做最后的奉献，因为这也是在延续自己的生命。

当然，器官捐献涉及法律、人伦和伦理观念，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。我认为，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和科学规范的工作制度，才能让器官捐献工作有章可循，顺利实施。一是应加大宣传力度，消除传统观念。国人心里普遍存在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的意识，只有利用各种宣传形式，广泛深入宣传器官捐献的意义，让公民对器官捐献获得广泛了解

和高度认知，从而变成自愿行为。其次要加大改革力度，完善捐献体系。目前器官捐献工作重重受阻，发展缓慢，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一套完善的器官捐献管理体系。只有构建科学、合理、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，才能使捐献渠道畅通，分配合理，善后机制健全，打破目前供体不足的“瓶颈”。

我认为，中国在器官捐献方面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，特别是应该借鉴美国、西班牙等国家的先进经验，学习他们在器官捐献管理组织体系、运作模式、扩充供体和分配原则等方面的成功做法，接受他们关于器官捐献领域的正确的全新理念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器官捐献事业才能少走弯路，健康发展。

陈希国整理

### 建立奖励善后机制

■ 凌涛 四川乐山沙湾区草坝村 农民

我从18岁开始就无偿献血，至今已坚持近10年。我还多次有过想登记成为骨髓捐赠者的念头，然而多方打听才知，我所在的县城尚无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，必须要到省城的甲级医院才行。同样面临尴尬局面的还有器官捐赠领域。究其原因，我认为奖励机制与善后机制尚不健全。

事实上，公民自愿捐赠器官，不仅是良好道德风尚的体现，也能从源头上杜绝猖獗的非法器官交易。我觉得，能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与捐赠器官的人，决不是因为缺钱或沽名钓誉，而是渴望获得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与满足。

据我所知，目前国内捐赠器官，从提出申请、反复体检到归类建档、入库，程序比较繁琐，也相当费时，一些志愿者在经历了长时间与一些环节的“折腾”之后，热情被消磨殆尽，继而望而却步，顾虑重重。

国人的传统观念中，“赤条条来到人间，完完整整离开”是天经地义的。其实最令他们感到疑虑的是，告别人世后还得受千刀万剐的罪，即便自己愿意，家人却未必忍心答应，毕竟这涉及到人伦道德的因素。捐献的前提和关键在“自愿”，要想让志愿者生前能够彻底抛开放下自己与家人的世俗观念与疑虑，捐得坦然轻松，没有后顾之忧，更没有遗憾，建立完善器官捐赠的奖励善后机制，便显得迫在眉睫。

辛海天整理



### 和合共生中传承爱

■ 孙君庚 河南想念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



器官移植是个令人心痛的话题，一方是因病变等原因缺失急需的器官，即将丧失生命的患者；另一方是要或已然失去生命，而部分器官健康“富余无用”的捐献者。两方都是令人同情、需要关怀关爱的。有缺失急需，有富余无用，那么互补岂不是好事？

人体固然受之父母，只要对父母多尽孝即可。科学告知我们，人身就是碳水化合物，某一个器官，只有让其在适宜的位置上活着，才能发挥出作用，才有意义，不然投入火中，埋在土中也是化为尘埃。

曾看到的报道拨动了我的心弦：美国父母因孩子患病失去生命，把其器官捐献给9个需要的人，他们欣慰孩子的一部分仍然在保持着生命，孩子的生命开了花。去年9月3日的大河报也有一则这样的新闻：11岁的少年徐昌车祸身亡，痛苦的父母替儿子做出决定，捐出肝、肾，救活了3个同龄人。由此，徐昌成为河南年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。

我为这些故事感动。捐献者以另一种形式“活”了下来，成就了别人新的健康生命。这是天地间的真爱、大爱。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却因为缘，通过器官移植实现了和合共生，共存，共爱。

中国器官捐献仍处于艰难徘徊阶段。有了适宜的机会，我要在企业文化中融入这种理念，引导员工消除顾虑，破除陋习，代以另一种生命观，在心中树立大爱观。这是最好的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生命延续，大爱无疆。

鲁钊整理